

汝豫

南

遺

事志





志

豫

著性士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志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翁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張叔介 徐壽齡)

明 天台王士性恆叔著

河南諸水、以河爲經、附河諸郡水、濟、潁、睢、淝、溱、洧、伊、洛、瀍、澗、俱入焉。北以衛河爲輔、而漳於境外合之。南以淮河爲輔、而汝自境內合之。然多截流橫渡而已。春夏水漲、則堤岸爲魚、冬水涸、則沙灘成地。無舟楫之利、無商賈之埠、無魚鼈之生、閒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陽泌、洧、諸水、皆南自入漢、若與中州無涉者。然舟楫商賈、反因以爲利。

中州山皆土壘、不生草木、亦不結錯局、氣行於地、而不行於山也。惟崧高、土皮、石骨、蒼翠相閒、特出爲奇。其他則西南邊境處、閒有青山、山脈亦自西南而來、下終南、歷商洛武關、東則一支循伊洛龍門而行、去爲嵩山、南則一支、出魯山、經泌陽、桐柏、去爲荊山、直循淮泗南行、爲正幹。

黃河故道、由大名趨河閒、往直沽入海、自隋煬帝欲幸江都、龍舟十四丈、汴水狹不能容、乃引河入汴、當時止一時度舟計耳、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遂爲千百年之害。蓋河北地勢高、汴河身低、又河南土甚疏理、任其衝突奔潰、故一入不回。余見世廟時有欲求禹故道者、真迂儒之言也。

三門而下、石磧如山、連延百里、河過砥柱、響聲如雷。漢時轉漕關中、皆繇此路、不知何以挽舟而上、或謂古有月河、今石磧中、皆無形影可求。

中州雖無山。然出美石。黑者如清油。白者如截肪。不若江南之精理也。桐柏花石更佳。不減大理。諸菓品味。勝爲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寬。有二畝三畝作一畝。名爲大畝。二百四十弓爲小畝。地廣人稀。真惰農也。

八郡惟睢陳難治。以多盜故。光羅山難治。以健訟故。盧氏南召難治。以好遁故。洛中難治。以豪舉故。滎陽滎澤難治。以衝疲故。

大河南北。自古爲戰爭之地。治平以來。忘戰久矣。官無一將帥。民無一兵勇。都閫諸職掌。不過具兵備尺籍焉已。民壯弓兵之設。止備郡邑勾攝。雖有唐汝諸守備。名爲防礦。而麾下無一卒。且白蓮教諸左道。與師尙詔曹崙等。往往竊發。安得謂中州盡無事也。若待有事。索兵則晚矣。故甲午飢民之亂。當事者袖手而計無出。余初入省垣。謂中州當立一遊擊。募兵二千。隨地練習。以防意外。譚者以爲迂。及陳金王自簡等變起。始信余言之不誣也。

四瀆惟濟水奇。性喜伏流。流雖伏。然迅急與地上等。本穿黃河截流而過。又能不與河水泥。及其千里出地爲跑突。高六七尺。濟源初出之處。又能洄伏藏匿。所浮物至年餘而出。若用機者然。造物之怪如是。河北三府。幅員不能當一開府。業已分封趙鄭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於衛輝。城池旣狹。人烟又稀。土田少沃。與衡陽相去遠甚。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國。尙有廢府諸郡。兩河民力疲於祿米之輸甚矣。而諸藩供億尙爾不足。諸藩惟周府最稱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幾五千人。以故貧無祿者。不得不雜爲

賤役或作爲非僻。稍食祿而無力以請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猶稱乳名終其身。故諸無祿庶人。八口之飢饉。旣不免。四民之生理。又無望。雖生於皇家。適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數年之內。生育愈繁。不知何以處之。

中州俗淳厚。質直有古風。雖一時好剛。而可以義感。語言少有詭詐。一斥破之。則愧汗而不敢強辯。故其俗又有告助有吃會。告助者。親朋或徵逋追負。而貧不能辦。則爲草具。召諸友善者。各助以數十百而脫之。吃會者。每會約同志十數人。朔望飲於社廟。各以餘錢百十。交於會長蓄之。以爲會中人父母棺衾緩急之備。免借貸也。父死子繼。愈久愈蓄。此二者皆善俗也。

汴城在八郡中爲繁華。多妖姬麗童。其人亦狡猾足使。

汴城中壽山艮岳。乃宋時以童貫領花石綱爲之者。石至數十丈。今尺塊不存。不知移於何處。城外繁臺。土人念繁爲博。亦未審其義所自始。或云卽梁孝王平臺。又云師曠吹臺。上有大禹廟貌。河洛思功字。然廟貌狹。不稱所以祠禹者。

周公測影臺。在登封五十里村中。舊郛縣也。對箕山許由冢。有所遺量天尺存。其所豎小石碑。果夏至日中無影。古云陽城天地之中。然宋時測景又近汴。唐顏魯公於汝甯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亦謂夏至無影。

周公卜洛時。未有堪輿家也。然聖人作事。已自先具後世堪輿之說。龍門作闕。伊水前朝。邙山後環。灋澗

內裹大洛西來橫繞於前。出自艮方。嵩高爲龍左聳。秦山爲虎右伏。黃河爲元武後纏。四山城郭重重。無空隙。余行天下郡邑。未見山水整齊於此者。獨南北略淺逼耳。

洛陽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轆轤汲綆。有長十丈者。然葬雖如許。盜者尙能以鐵錐入而嗅之。有金銀銅鐵之氣。則發。周秦漢王侯將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長里餘者。明器多用金銀銅鐵。今三吳所尙古董。皆出於洛陽。緣大冢禁於有司。不得發。發者其差小者耳。古器惟鏡最多。秦圖平面最小。漢圖多海馬葡萄。飛燕稍大。唐圖多車輪。其緣邊乃如劍脊。古者殮用水銀。此鏡以掩心。久之屍蝕。而水銀不壞。則鏡收之。故硃砂翡翠。以年代久近爲差。瓦羽觴。不知其何始。冢大者得百千隻。以蠟色而香者爲佳。若氣帶泥。微青而滲酒者。皆贗爲之耳。郭公磚長數尺。空其中。亦以整冢壁。能使千載不還於土。俗傳其女能之。遂殺女以祕其法。今吳越稱以琴磚寶之。而洛陽巨細冢牆址無不有也。

洛陽住窯。非必皆貧也。亦非皆範磚合瓦之處。遇敗冢。穴其隧道門洞而居。亦稱窯。道旁穴土而居。亦稱窯。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爲重樓。亦稱窯。謂冬煖夏涼。亦藏粟麥不壞。無南方霪溼故也。

陝州靈寶二城。皆西北濱河。南阻山。東南通一線路。河崖高尋丈。故水不溢入城。陝州城無水。乃自交口引涓涓來四十里。穿城樓上過。滴召公池中。

自洛陽西行。左秦山。右邙山。皆縣亘數百里。直至函谷。中夾線路而已。邙山外則大河包之。秦山後則萬

山叢出。故秦關百二。真天險也。新安縣在山上。東西可二里。南北僅百步。自新安上山至義昌。始下平坡。義昌。沔池所轄也。過沔池至破口。又上山。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孟津在邙山外。止轄河坡一帶。縱不過五里。橫十之。與新安二縣。爲洛中最小而疲。

衛水發源蘇門山。如珠璣百萬。飛躍可愛。蘇門嘯臺。爲孫登阮籍也。其後李之才邵堯夫輩聞風興起。今皆祀之。而獨不及籍。豈謂籍人品在諸公下耶。

曹操七十二疑冢。皆聚於一處。不數十里而遠。今亦有沈於漳河中者。陶九成曰。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屍。余謂以操之多智。卽七十二冢中。操屍猶不在也。

函谷新舊二關。舊函谷在靈寶。去河岸數十里。正老子騎青牛。尹喜望紫氣處也。新函谷在新安。漢時重關內。俗以爲帝里之民。故徹侯不治事者。謂關內侯。樓船將軍楊僕伐越歸。恥爲關外人。乃盡獻家貲。請徙關內。武帝遂爲移關於其家外以就之。漢家法紀乃至於是。

洛陽舊有永甯寺。後魏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千尺。去京師百里。遙已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帀皆垂金鐸。復有鐵鎖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鎖上亦有金鐸。大小如一。石甕子共一百二十鐸。浮圖四面。面有三戶六窗。上有五行金鈴。合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駭人心目。風中聞十餘里。北有佛殿。形如太

極中有丈八金像一人。長金像十。繡珠像三。織成像五。奇巧冠世。僧房樓觀千間。皆雕梁粉壁。青鎖綺疏。異卉奇花。布滿階墀。園牆皆效宮牆。門效端門。夾以力士金獅。皆飾金銀珠玉。青槐綠水。路斷飛塵。時有西域沙門達摩。年百五十歲云。歷游諸國。此寺精麗。徧閭浮所無也。極佛界亦無有此。孝昌二年。大風。寶瓶落入地丈餘。復更新之。後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爲火所焚。初起第八級中。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觀火者。悲哀振天。時有三比丘赴火死。經三月不滅。有入地柱火。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奪目。海上人咸觀之。詳伽藍記。

以牛山在嵩縣深谷大壑之中。數百里。中原戰爭兵燹所不及。故緇流衲子多居之。加以雲水游僧。動輒千萬爲羣。至其山者。如入佛國。唄聲梵響。別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齊整。佛土莊嚴。打七降魔。開單展鉢。手持貝葉。口誦彌陀。六時工課。行坐不輟。良足以引遊方之目。感檀越之心。非他方刹宇可比。少林則方上遊僧至者。守此戒。是稱禪林。本寺僧則啜酒啖肉。習武較藝。止識拳棍。不知棒喝。

召盧氏之閒。多有礦徒。長鎗大矢。裹足纏頭。專以鑿山爲業。殺人爲生。號毛葫蘆。其技最悍。其人千百爲羣。以角腦束之。角腦卽頭目之謂也。其開採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跡不到。卽今之官採。亦不敢及。今所採者。咸近市井道路處也。聞此一時貂璫以狐假虎。殺人而吮其血。撫按袖手而唯唯。宛洛之閒。初至報富室以爲硃頭。非厚賂不免。維視礦脈。則於富人墳墓掘之。又非厚賂不免。其借歇公寄頓官物。必尋富人之莊。又非厚賂不免。貧人則自裹糧而執役。中產則計門攤以賠稅。而奏官仲春等。踉蹌剝

削擅逞淫刑。亡論貧富人。皆坐諸湯火。藩司費萬金之出。內帑不能得萬金之入。昔人謂內帑之一金。府庫之十金。民屋之百金也。良然。朝廷此舉。聽於仲春之一言。仲春之肉不足食。第恐中州禍亂。不知所究竟也。

汝甯郡治二門兩石臺。舊吳元濟牙臺也。此淮蔡之地。古稱亂邦。險要之說。不可以時平而廢。府城正北突出爲半規。建府治其中。流汝水於下。今汝齧於城之足矣。決汝水逆於西門。則城浸。鑿河崖穴地道。則半規者壞而不守。非計也。汝屬惟信陽據險。城築於山岡之上。四面皆低。又潁水在前。淮河在後。最易守。

汝甯惟光州所屬光固商自爲南五縣。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貨。覺文物與諸縣差殊。人才亦輩出。光山一薦鄉書。則奴僕十百輩。皆帶田產而來。止聽差遣。不費衣食。可怪也。商城自固始分。當時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於固始村內。固始亦然。兩縣令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語。確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漸見風塵。其城四里。曾經流賊入屠之。今城中民不二三百家。又多縉紳巨族。女牆睥睨七百餘。有城而誰與爲守。且貿易店鋪穀粟皆聚於東門之外。一燎則城中坐困矣。縣後與學後。又皆空地。氣象蕭索。余故移一集於城中空處。使人煙喧鬧。以招來四方商賈。且築場旣立。店舍漸興。則穀粟可以次入城。而此歸市之民。卽守城之衆。亦以默寓百年久遠之計。奈後來者不能深識余情。而遽罷之。

汝甯稱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連朝卽富室皆裂門壁以炊朗陵近有煤山然土嫩未成余曾鑿燒之無焰想百餘年後用物耳

汝甯本樂土癸巳甲午大荒殺人以食死屍橫道有骨無肉汝潁城中明貨人肉以當屠肆最可恨者寶豐楊松家有祖父其祖餓甚令松謀父烹之松遂殺父與祖共食此亦天地之一大變也故流賊四起賊首確山泌陽桐柏閒則陳金汝甯則王商汝潁閒則王自簡皆號召千百人張輿蓋執干戈以叛所幸浮光商固五州縣豐稔助亂者寡不能成大事也蓋荊山之北汝甯之南左有金剛臺右有栲栳山皆亂民所必資金剛臺在商城高數十里其上平原周十餘里立營置寨足屯數千人土沃可耕路險阻不得上與麻城天台山相爲犄角栲栳山在確山桐柏閒山高與金剛臺同其上則連大山逶迤數百里不絕吳元濟昔據之以得淮蔡城牆臺基闌干石址俱存俗又稱方城山謂卽楚方城如草澤風塵二處皆當扼塞

死洛淮汝睢陳汴衛自古爲戎馬之場勝國以來殺戮殆盡郡邑無二百年耆舊之家除縉紳巨室之外民閒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譜爭嗣續者止以殮葬時作佛超度所燒瘞紙姓名爲質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戶當差者爲親同姓爲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爲奴此皆國初徙民實中州時各帶其五方土俗而來故也

閭閻不蓄積樂歲則盡數糶賣以飾裘馬凶年則持筐篋攜妻子逃徙趁食俗又好賭貧人得十文錢不

賭不休。賭盡勢必盜。故盜益多。且又不善盜。入其家則必殺人。乃所得皆重累易認之物。今日所刦衣履。明日卽被服之。而爲人所獲。故每盜或十餘人。駢首就戮。而計賊乃不值一金。余每心憐之。而無法以脫也。

中州僧從來不納度牒。今日削髮則爲僧。明日長髮則爲民。任自爲之。故白蓮教一興。往往千百爲羣。隨入其中。官府無所查覈。爲盜者亦每削髮變形入比邱中。事息則回。無論僧行。卽不飲酒食肉者。百無一人。



汝南遺事

李本固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
山房彙鈔及澤古齋重鈔皆收
有此書借月本在先故據以排
印

汝南遺事序

頃乙未之冬。樞臣考察軍政。不當上意。怒加譴責。波及言官。臺省幾空。於是費給諫應祥。李侍御景哲。暨不佞固。皆削籍歸。無所事事。時攜棋局尊酒。數相過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先文林一旦見之曰。若輩國器。奈何爲此牧豬奴戲。今郡志曠廢百年。如有所待。獨不可游意其間乎。費李起謝。余小子愧汗淋漓。蓋嘗有意於斯舊矣。凡載籍之所經見。家庭之所傳聞。率以割記藏之篋中。歲月悠悠。未及就緒。因奉庭訓之嚴。遂堅著述之念。越歲戊申。適郡伯黃鄰初公。下車問故。感慨闕典。乃重以屬不佞。不佞受簡操觚。殫精從事。殆八九月。而汝南之志成矣。殺青既竟。檢笥中尙有遺草。雖匪侯鯖。頗類雞肋。棄之不無可惜。且時賢循吏。拘於格而未收者。亦復有人。久之恐湮滅而不彰也。迺撰次成帙。曰汝南遺事。以遺後之君子。以終先文林之志。昔劉歆編錄漢事百卷。班固取爲漢書。猶餘二萬餘言。葛洪抄出爲西京雜記。竊嘆古人之留心世故若此。則斯舉也。儻亦有稗川之遺意也乎。昔萬歷己酉春正月。上元日。柱下史李本固叔茂甫識。

